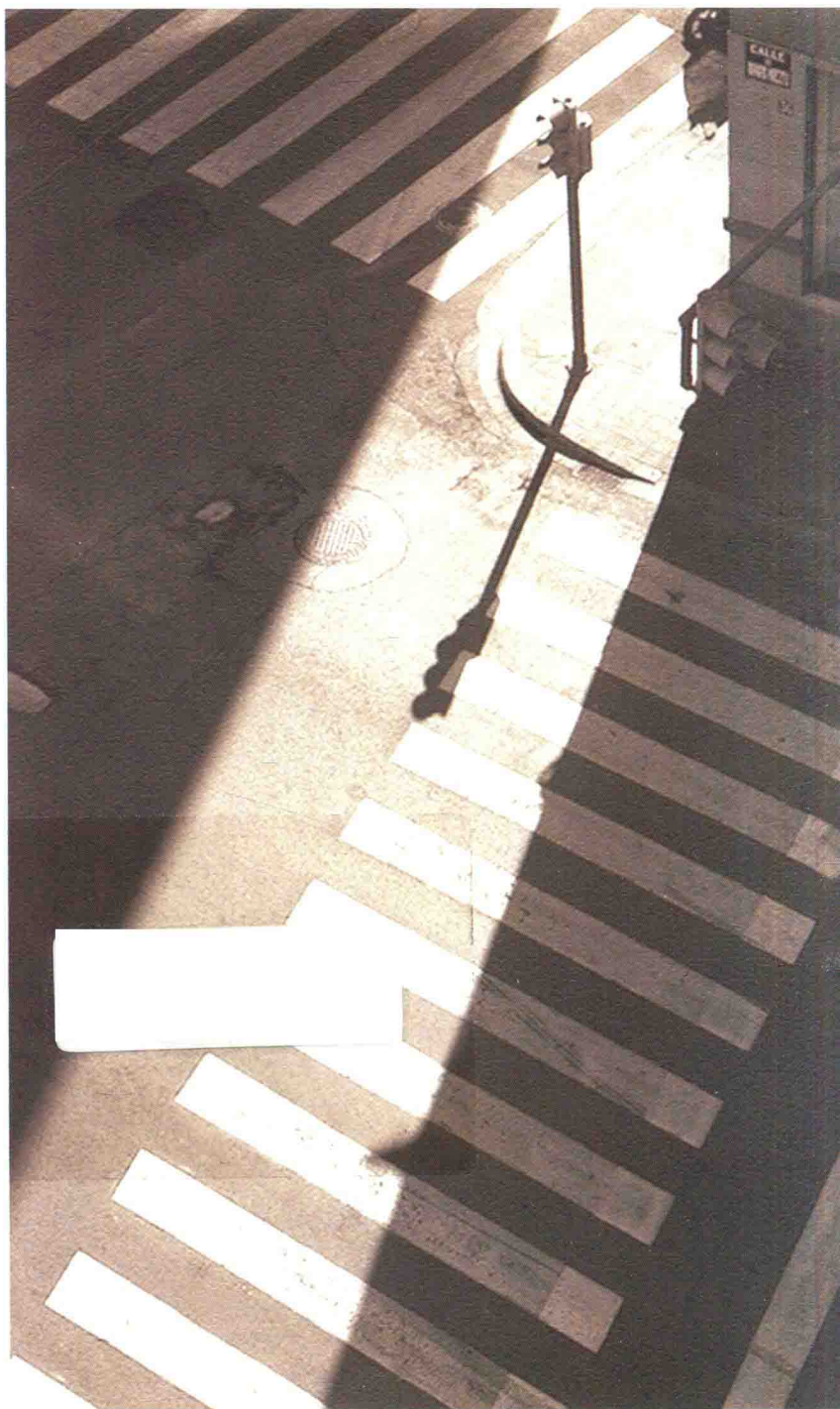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不该跟你走

长篇小说

流岚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不该跟你走

长篇小说

流岚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该跟你走 / 流岚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324 - 9

I. ①不…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4770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0.5 字数: 11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梁怡萌在地铁站站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才算死活挤上了第三趟地铁。她刚上车，车门就关上了，她庆幸自己这次终于上来了，要不然的话，到孟老师家上课就晚了。

她站在车里几乎挤得转不了身，在她对面一个比她高出半头的男子正脸对脸地和她挤在了一起。她想往后撤身，可是后面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空余，她想转过脸，头刚一偏，一股刺鼻的大蒜味扑面而来，她赶紧皱了皱眉，又把脸转了回来。车里的人都在抱怨着，如果这地铁再加两节车，或者再多开两趟线就好了。可现在没有办法，每天高峰期都是这样，不像那些有钱人，开着自家车，不管怎么说，路上堵是堵了，可是坐在自己的车里总不会像在这车里，简直被挤成了照片。梁怡萌这时想起了她在哪一本书看到的，说车里的人太多，就像沙丁鱼罐头一般，现在她真羡慕水里的鱼，如果是鱼的话，怎么也不会这么挤吧。她想到这里，抬头望着对面的这个男的，没有想到那个男的正低头盯着她，梁怡萌赶紧低下头来，两个人挤得太紧了，她便赶紧把乐谱夹挡在了自己的胸前。她盼着这车赶快开，她一站一站地数着，

因为到第八站的时候才到她要上课的老师家。这趟车好像要和她作对一样，每次都是下去的人少，上来的人多，车上是越来越挤。对面的这个男子也没有下车，倒是用手支着旁边的人，使梁怡萌胸前的位置稍稍有了点儿空间，她不由得有些感谢这个男子，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为自己做了事情，便抬起头来对那个男人望了一眼，那眼光里肯定有着感激的成分。没有想到那男的还在盯着她看，一看梁怡萌望他，便小声地说了一句，你是学艺术的吧？就这一句问话，梁怡萌便感觉到两个人可能要发生点儿什么事情，并没有马上回答，因为她第一眼看到这个男人的时候，便觉得她怎么也不能从心里完全接受这个男人。

那个男人并没有理会梁怡萌对他的冷淡，依然盯着梁怡萌，声音很柔和，但是很有膛音，如果是别人可能听不出来，梁怡萌毕竟是学声乐的，她感觉那声音肯定是受过一定的训练，最起码在这方面是有些基础的，不由得心头一动，觉得方才对这个男的有些太失礼貌了，便又往上面望了一眼。

那个男人好像忘记了方才梁怡萌对他的冷淡，依然望着梁怡萌手中捧着的那本乐谱。

请问你到哪里？我看你好像是艺校的学生吧？那个男的声音还是那么柔、那么亮。车里的人乱糟糟的，每一个人都在想着自己该怎么下车，有的人不顾车里如何拥挤，侧着身子往外挤着，因为不这样的话，即使地铁停下来，也没法下去。

我是，这不是嘛，每周一次，到视唱练耳老师家去补课。

梁怡萌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在回答那个男人对她的问话，算是对方才的不礼貌给予了些许的回应。

我一看就是，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学过来的，这点儿眼力还是

有的。那个男人很自信地说着，又把两只胳膊往起支了一下，使梁怡萌旁边的空间顿时又大了不少。不管怎么说，那种旁边的人和她紧挨着的感觉顿时轻了不少，那股热乎乎的难以名状的感觉顿时没有了，使她的心头好像是有了一股凉风吹进来。她觉得这个男人还真是挺善解人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时候，恐怕也只能见这一面，很多匆匆而过的人就是如此，人家给你提供了方便，你可能都来不及说声谢谢，这一辈子就再见不着了。想到这里，梁怡萌想给这个男人一个笑脸或者一个感激的眼神，于是抬起头来。

那个男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和单位，我也是学过这个的，现在搞的和这个也差不多。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随时联系我，我马上就要下车了。

那个男的把名片夹在了梁怡萌的乐谱夹上，转过身向车门口挤去。

不知道是精神溜号还是方才在地铁上挤得没了心情，本来视唱练耳课上得不好的梁怡萌今天被孟老师又是一顿臭训。

你这是怎么了，心不在焉的？你看看你，这几个小节你是应该会的，怎么搞的？孟玲很气愤地盯着梁怡萌。

梁怡萌感到很委屈，心里在说，我一直很努力呀，再说了，我凭什么不努力呀？我离学校这么远，每次挤到你这里还要花上二百元钱的上课费，我不好好学对得起谁呀？我可比不上我们班的林小雨，人家老爹是大款，可我父母都是挣工资的，就那么点儿钱都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我能不好好学吗？

我说你呢，你怎么还是不往心里去呀，你说说你都想啥呀？

孟玲盯着梁怡萌，她觉得面前的这个孩子虽然挺肯学的，但是在声乐上的天赋实在是比她跳舞的天分差远了，你说这么好的身材她干吗要学声乐呀？原来跳舞也是不错的，这不是活找罪受吗？

孟玲知道自己不能把这些话说出来，人家家长望女成凤地来找了她好几次，又把好吃好用的给她送来了好几次，那种心情她能理解。自己也是当母亲的，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能学出个样儿来，可作为老师，她知道这条路上的艰难，这么窄窄的一条路，拥挤的何止是几百几千的人呀。可你梁怡萌撇开自己的优越条件不管了，偏要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相比，你说说你，不用说我呀，就是你们同班的柳芳和黄玉玉这些人，如果上视唱练耳课的话都能给你当老师，你可怎么办呀？

孟玲想到这里无奈地摇了摇头，行了，今天就上到这里，回去你好好复习复习，让你们班弹琴比较好的帮你练一练，等下次课你再来的时候，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可要给你爸打电话了。

梁怡萌知道孟玲说出来的话肯定会做到，她感到有些害怕，便连连地给老师点着头，我一定，我一定，老师，等下一次课我一定……

回来的路上，地铁里的人少了，好像不是一个城市一条线路似的，这人也真是怪了，说要挤吧都在一个时间，现在可好，走进地铁车厢便有很多空座位。

梁怡萌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把 MP3 拿出来听着。

一个男生过来和她搭讪，她没有理。

那个男生感觉没趣，瞪了她一眼，摇摇晃晃地到远处的一个空座位坐下，但是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这种情况在梁怡萌每次上街的时候都能遇到，她知道自己的

脸蛋好、身材好，走到哪里回头率都是相当高的，为了这一点，同班的很多女同学都对她有气，她知道这些气是从哪儿来的，那是嫉妒她。为了这个，她经常引以为豪，尤其是高原歌上完专业课之后，她便沾沾自喜地想，别看我唱得不如你们，可我长得比你们好，于是便阿 Q 了一回之后，高高兴兴地回宿舍去食堂……

当梁怡萌走进宿舍的时候，柳芳和黄玉玉两个人拿着饭盒已经回来了。

怡萌，快去呀，一会儿好吃的都没了。柳芳走过来拉了一把梁怡萌。

梁怡萌把自己往床上像口袋一样一摔，我现在啥心情都没有，上午把我累得要死，孟老师又把我一通死训，倒霉呀，苦呀。

你呀，每次上课之前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要好好练练，好好练练，你就是不听，怎么样？黄玉玉坐在梁怡萌床边，像姐姐一样地拍着梁怡萌的肩膀。

不管怎么说，你饭总得要吃呀，再说了，你这如果不吃饭，咱们下午还有一堂体育课呢，那老师如果让你跑的话，恐怕你……

柳芳一看梁怡萌的那种表情，便没有再说下去。

林小雨急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我说呢，快去吧，人家给你买了包子在楼下等着你呢。

梁怡萌知道林小雨指的是谁，便很不耐烦地坐起身来，包子，我气都气饱了，还包子呢。

林小雨指着梁怡萌，你别不知好歹，人家那不是关心你吗？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下去一趟吧，他让我上来叫你的。

梁怡萌懒洋洋地走过去披上一件衣服走出门去……

校园里的丁香花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凋谢了，树干也有些光秃秃的，只有一些不肯落下的花儿还坚守在枝丫上，只是在风中显得萧条而冷清。

梁怡萌走出宿舍楼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张杨端着饭盒在那里等着她，方才虽然是那么闹心、那么不快，但是看见一个男同学就这么死心塌地拿着东西在门口站立着，梁怡萌还是心头一热。她整理了一下心情，尽量装出了一个笑脸走过去。

我就知道你还没吃饭呢，我都听小雨说了，好像你今天的课……张杨望着梁怡萌的表情，没有敢把后面的话说出来，便把包子递了过来，今天的包子不错，你快拿回去趁热吃吧。

我真的不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说你，以后你少管我的事，再说了，放在包子肉肯定没什么好肉。梁怡萌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让张杨明白，可她理解张杨这么做是为了啥。

张杨还是把手里端着的包子恭恭敬敬地举到了梁怡萌的面前。

梁怡萌不得已接过来，我告诉你，以后没有我的话，你不要买了，买了我也不要了，这是最后一次。

张杨站在那里，被梁怡萌说得有些张口结舌，你、你怎么了？早晨还好好的，怎么这一上午就变成了这样啊？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能跟我说说吗？

跟你说有什么用？你是校长呀，你还是老师呀，你也帮不上我的忙。

那好吧，我回去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不是在学吗？如果学成了谁上这里来遭这个罪呀？张杨一边往回走着，一边念叨着，那些话明显是说给梁怡萌听的。

梁怡萌拿着包子站在宿舍的门口，毫无目的地向四周望着。远处的操场上，正有一些男同学在那里打球，每一个人都生龙活虎的，旁边还站了好几个女同学当着自愿的啦啦队，毫无目的地乱喊着，也不管懂不懂。

每当这种时候，梁怡萌都觉得心里烦得不行。别看她从小是学舞蹈的，可这方面的事她总是躲得远远的，没事的时候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什么也不想，一坐就能坐一两个小时。她这个特点被母亲董玉敏发现了之后，想把她改过来，可还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于是董玉敏曾经领她去看过大夫，大夫说这很正常，也就任她这样发展下去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梁怡萌突然感觉肚子有些饿了，这时她才想起了张杨给她买的包子，走过去把灯打开，倒了一杯开水，拿起包子吃了起来。刚吃了一个，便觉得这个包子真不是什么味，便扔在了饭盒里。

梁怡萌呆呆地望着日光灯出神，不知道自己该去干什么。一个宿舍里的柳芳黄玉玉这些人每一天都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满满的，那柳芳更是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表贴在了床的上边，睡觉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见。她就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根本是行不通的，如果不那么搞还好一点儿，如果把什么表贴到了自己眼前的话，她顿时会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

梁怡萌现在不得不琢磨了，自己的这条路是不是该走下去，

她突然想起了白天孟玲老师给她说的话，说她身材好，如果跳舞的话也能成气候，那言外之意，学声乐恐怕成不了什么气候。也不知道当年自己是抽了哪一股邪疯，就看着什么李谷一、宋祖英在台上一展歌喉，也不管自己的嗓子和人家究竟能不能相比，便不听父母的劝告，说什么也不去学舞蹈了，磨着妈妈找了那么一个二半吊子的声乐老师学了起来。自己在家相比还是不错的，亲友们听了她唱的歌也都说将来会有这方面的出息，可是这回进了北京之后，和人家一比才知道了差距，那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可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自己花了那么多工夫不说，家里花了多少钱呀，父亲在研究所工作请了那么长时间的假，说不定对将来晋升职称、涨工资都会受到影响，现在这些话能当谁说呀。不管怎么说也说不出口呀，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混下去，一定想办法学出个名堂来。可是你看看，别说是别的学校，就这一个班里的谁不想学出个样儿来呀，可你看看人家那些条件，如果比个头、比身材我谁都不怕，可是一唱歌，哪次都得挨高老师的一顿打，踢两脚那是轻的，要不就把你脖子掐得生疼。孟玲老师在这方面听说都是最好的，从来不轻易批评学生，可是我上课的时候，却十次有八次孟老师是不满意的，这可怎么办呀……

梁怡萌把灯关上，她想在黑暗中想想自己将来该如何走下去。

梁怡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屋子里依然是静悄悄的。她打开灯把乐谱夹拿过来，乱翻了一顿，突然一个纸片掉了出来，她弯腰捡起一看，是个名片。

梁怡萌这才想起来今天早晨在地铁的情况，面前这个干干净净的名片和地铁上的那个男人她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可那名片

上的两行字却吸引住了梁怡萌：北方音像公司营销部经理林中云。

梁怡萌望着那两行字，就像看到了一线曙光一样，她不由得有些激动，这无意间接触到的一个人居然给她带来这么大的希望，她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英明，这简直是太奇妙了，在茫茫人海当中，居然能让她梁怡萌遇上这样的一个人。梁怡萌这一刻感觉就像一个被洪水淹没的人，突然看见前面漂过来一条小船，那是什么，那是与她生命和希望相关联的，这一刻她开始把自己心情中的一天来的所有乌云全都扫荡干净，她拿着那张名片静静地望着。

手机突然响了，接起来一看号码是家里的，父亲的声音很有磁性，说过几天就要到北京来开会。真是太好了，最想吃家乡的板栗，这次父亲来肯定还会给她带来一大包。放下电话，自己无声地笑了，这一天心情真是从云端跌到低谷，这一刻又从低谷突然升到了云端。

梁然看着妻子为他收拾着东西，坐在那里喝起了茶水。

我去不了几天，不用带那么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了，连换洗的衣服都不用带了，如果要带的话，给咱们萌萌多带去点儿板栗就行了。梁然在那里嘱咐着。

董玉敏回过头来，望了丈夫一眼，这个我能不知道吗？我早就准备好了，你那么多力气干啥呀，再说了，这一路上又不换车又不倒车的，我肯定让你闲不着。董玉敏说着，从箱子的后面拎出一个很大的塑料袋放到了梁然面前。

梁然用手提了提，我的老天，你干啥呀，你让咱们萌萌在学

校里卖板栗呀？

还说呢，你把萌萌自己扔在了学校，现在不管什么事都她一个人。你好容易去一趟，多带点儿，给老师送送，分给同学们吃，这样不是也能改善一下和人家的关系吗？

还是你想得周到呀，找机会我看你还是去吧，要不然的话，我看你把小学校的工作辞了算了，就陪咱们萌萌在北京，我给你们租一间房子，也别让她在学校住了。梁然一边想着一边说。

董玉敏收拾完东西把那个包的拉锁拉上，你说得倒轻巧，你挣多少钱呀，你女儿一年的学费生活费是多少，还不让我上班了，就你那两个工资钱，去掉咱们生活费，孩子还学不学了？

梁然被妻子说得有些张口结舌，也是，如果咱们是个做大买卖的就好了。那次我可看到了，萌萌她们一个班的叫林小雨那孩子，她爹是山东的房地产公司老板，提着密码箱，一箱子的钱呀，我在门口都偷偷看见了。那胡校长一看见那一箱子钱，当时眼睛都直了。这年头钱真好使啊，那林小雨我看不管从哪方面和咱们萌萌没法相比，可是学校还是收了她的。

你还说呢，要不是我求我舅舅想办法，咱们萌萌连三本都没上去，最后不也去学了吗？这年月要么有钱，要么有关系，如果啥也没有啊，你就是有天赋，也是白扯。

说起来关系，我倒想起来了，这回给你表舅带点儿什么呀？萌萌上学的事咱们可欠了一大笔人情呀。梁然突然想了起来。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就咱们家里的这点儿东西，人家看不上眼，以后咱们萌萌真出息了，学出个样儿来，再去报答吧。对了，她舅姥爷非常喜欢咱们孩子，有时间的话让萌萌多去两趟就什么都有了。

林中云回到自己租的那间房子里，天已经黑了，他感觉有些饿了，中午的那一小盒饭早已经消化得无影无踪了，可他一摸口袋，里面只剩下了五元钱。这五元钱也只够明天出去坐车的了，没办法，他从床底下拉出那个纸壳箱子，拿出一包方便面。

他把方便面泡上之后，仰卧在床上想起心事来。

这间房子是林中云和另外一个也是漂在北京的人合租的，可那个人上个月已经搬出去了，因为人家已经有了更好的工作了。这个房间属于半地下室，又潮又冷，到了夏天又闷热，可是没办法，林中云现在只能住在这里。他来到北京已经整整五年了，他扳着指头一天一天地算、一天一天地想，离开家乡五年他只回去过一次，那是去年，他回去之后便马上想着还是回来好，因为家里还不如现在呢。望着父母那张苍老憔悴的脸，他有些内疚，父母靠着那几亩薄田攒着学费把他供到了专科毕业，他本指望到北京来闯一片天地，可是……

林中云不敢想下去，可是不想又无法控制自己。他留到北京之后，只好每次打电话或者写信欺骗家里，说自己在北京已经在一个大的音像公司上班了，还做了部门经理，现在正要攒钱买房呢，因为北京的房子太贵，需要多攒几年。可他心里非常知道这是天大的谎言，他的父母却信以为真，当着全村的人到处宣扬他们的儿子在北京如何如何，还让乡亲有机会到北京去找他。今年上半年真有那么一次，他同村的一个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到北京来，把电话打给他了，他吓得赶紧说自己正在外地。现在的生活状况让他每天都觉得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北漂，居无定所，吃饭嘛，也是吃了上顿还得想下顿的辙，今天这个朋友介绍到一个剧

组当一天群众演员，过一天又有一个熟人把他推荐到另外一个剧组当了一天场务，有的时候能挣到几百，有的时候也就是几十甚至更少。他每天都在拥挤的公共汽车或者地铁上，面对那么多匆匆来去的陌生的面孔，他有时甚至感到很羡慕别人，自己太孤单了，孤单倒不是因为没有人，而是自己的发自内心的那种自卑。这种感觉他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倒是前些日子在街上看到了一张报纸，他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改变一下自己的活法，虽然这种方式有些冒险，但是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天已经全黑了，等林中云从床上起来，再看那盒他泡的方便面时，里面的面条早已经泡得不成样子了，他端起来，稀里呼噜地喝了下去。

虽然那包方便面只是给他的辘辘饥肠垫了一个底，但是没有办法，他接着又躺下去，甚至没有洗脚。

他想起今天早晨在地铁上看到的那个女孩，从那个女孩的眼睛里他看到了一种单纯，他当时断定自己肯定猜对了，那个女孩虽然没有回答，也没有说得很明确，但是他断定那个女孩是学艺术的，凭着每天都去挤地铁，那个女孩肯定也不是什么官宦之家的子弟。那张名片他夹到了那个女孩的乐谱夹里，对他来说，当时也就是那么自然的流露，但是希望并不大，甚至可以说非常渺茫。对林中云来说，也算是像一个钓鱼的人，把一个鱼钩甩在了那里，至于说鱼儿能不能咬钩，那就是看鱼的了。

林中云需要这种幸运，这种幸运或者能给他多多少少带来一些改变，甚至他幻想着这种改变是巨大的，是惊天动地的。如果是那样，整个故事将是浪漫的，将是新奇的，他将来会成为那个故事中的男主角，有朝一日把它写成书，或者拍成电视剧，那将

迷倒一大批少男少女。

林中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他继续着方才的美梦，他突然觉得太可乐了，便哈哈大笑起来，他笑醒了，一看自己还是躺在黑洞洞的房间里。

这样的夜晚在林中云的感觉里实在是太漫长了，每天白天都是毫无目的地忙着，可他需要那种忙碌，在忙碌中他感到充实，每当回到这个半地下的住房里，他就感到空虚和孤独，这种空虚就像心里从来没有底一样，就像站在汪洋大海的一块浮冰上，随时都有被大海吞没的那种危险。他想摆脱，他知道如果摆脱这样境况也很简单，那就是回到家里，死心塌地地帮着父母种地挣钱，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像村子里其他年轻人那样，成帮结队到城里去打工，成为成千上万民工大军中的一员。

不行，我绝不能那么干，那样的生活绝不属于我，我从艺术专科毕业之后，如果还和那些人为伍的话，那还不如让我死了，林中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叨着……

二

接到梁怡萌电话的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林中云迷迷糊糊地打开手机，他觉得这个电话号码很陌生，但是他还是接起来。

当林中云听清了来电话的就是早晨在地铁中遇到的那个女孩，他心头感觉到一阵狂喜，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小鱼儿咬钩了。

梁怡萌在电话里说得很恳切，说自己是个艺校的学生，在北京无亲无故的，想找一个熟人对学习有所帮助，看你的名片之后，觉得你……

林中云听得出梁怡萌的潜台词，他努力控制住狂喜的心情，马上装出很冷静的语调，说自己公司太忙，实在抽不出身。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不想让对方察觉他在等待，必须装出这种欲擒故纵的姿态。

电话那头的梁怡萌果然信以为真，甚至那语调都像是央求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林中云撤了一步，说实在不行那就明天晚上他下班之后，五点钟让梁怡萌在西直门地铁站门口等他。

梁怡萌自然是欢喜万分，在电话里一迭声地说着谢谢。

林中云放下电话，一看手表刚到十一点钟，他本想接着睡下